

19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德国]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

罗马史

中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History of Rome

世界历史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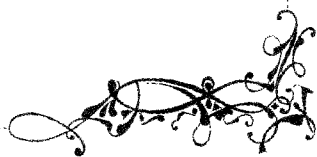
罗马史





中 册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第六章 汉尼拔指挥下的战争—— 从坎奈至扎玛之战

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目的是打破意大利联邦。而在三次战役之后，他能够达成的部分都已达成了。很显然，那在坎奈之战胜利后，仍旧保持着他们跟罗马同盟关系的社团——即意大利的希腊社团和拉丁或拉丁化了的社团，是不可能再因恐吓而投降的了，只能凭诸武力；既然连意大利的南方那些孤立小乡镇，如布鲁西亚人的佩特利亚，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抵抗腓尼基人，则马西亚人和拉丁人会用如何的态度在等待他们，便不卜而知了。设若汉尼拔曾希望沿此方向获取更大的成果，甚至曾想让拉丁起而反对罗马，则他就失望了。甚至在其它方面意大利联邦也未产生汉尼拔所期望的结果。卡普亚立即向汉尼拔声明，汉尼拔不应有权强令坎班尼亚人入伍；他们没有忘记皮拉斯在塔伦腾所做过的事，他们愚蠢地以为他们既可以摆脱罗马的统治，同时又可摆脱腓尼基的制约。桑尼阿与鲁塞利亚已经和以前不同了，以前，皮拉斯王曾认为可以让他们的萨比利亚青年打头阵，向罗马进军。不仅罗马的连锁堡垒切断了各地的神经与组织，而且多年来的罗马统治已使各地的居民不惯于武装——他们向罗马提供的兵源是相当有限的——也已平息了他们古老的仇恨，而且处处都有人站在罗马的立场着想了，当罗马似乎无望，他们便加入了罗马敌人的行列，但他们所感到的已不是自由与否的问题，

而只是用腓太基的君王替换了意大利的。萨比利亚人之投入胜利者的怀抱，不是出于热情，而是出于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战争疲弱下来。汉尼拔现在已占领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直至伏尔特纳斯河与伽甘纳斯河之地，而这些地方他已不再可能像放弃塞尔特人之地那样一丢了之，因此，他便有了需要保卫的边界。罗马人处处有堡垒，他必须处处守备，同时北方亦有罗马军队开来，再加上他要重燃攻击性的战火，攻打意大利中央区，他的军队——除却意大利各社团所派的分遣队以外，只有四万人——便非常的不够用了。

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其它的敌人来向他挑战了。罗马人由可怕的经验取得教训，已经采取了一个更为明智的应战办法，军事首领只以有经验的将军担任之，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其任期。这些将军既不是在山岭上看着敌人行动的观望者，也不是见到敌人便没头没脑的乱打一通。他们既非束手不动，也不卤莽行事，他们以堡垒的城墙为保护，外加壕沟，只有胜利而可获致成果，失败而不致覆没的战争，他们才肯投入。这种战争的灵魂人物乃是马卡斯·克劳底阿斯·马西拉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在坎奈之难之后，本能地把眼光转向这勇敢而有经验的军官，立即将实际的最高统帅权交托给他。这个人，在西西里对汉米卡的艰困战争中曾受过磨练，在前几次对塞尔特人的战争中不但表现了其个人的英武，而且深具统帅之才。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却仍旧焕发着最年轻的军人的勇武之气，只不过在几年之前，才亲手把一个敌将砍下马来——这是罗马执政宫中惟一有此战功的。他的一生奉献于两个神明，即荣誉与英勇。为此，他在凯平门建造了辉煌的双神殿。拯救罗马于危亡固然绝非任何个人之责，而属于罗马公民整体，尤其属于元老院，但对众人共建的这个国家，却没有任何人的贡献比马卡斯·马西拉斯更大。

汉尼拔将脚步从战场转向坎班尼亚。古代与现代都有一些呆子，以为他可以向敌人首都进攻，以终止这场战争，但汉尼拔比所有这些呆子都更懂得罗马。不

错，现代战争往往决定于战场之战。但古代的情况却不一样，那时候，攻打堡垒的系统，在发展上要远逊于防卫系统，因此，有无以数计的例子证明，战场上最彻底的成功，都被大都城的城墙抵消了。迦太基的议会与人民都绝不足以跟罗马的元老院与人民相比。雷古拉斯的第一度进兵非洲，迦太基的处境比罗马在坎奈之战以后危险得多，然而迦太基却仍能屹立，最后并能大胜。现在，凭什么可以期望罗马人会开城投降，或甚至肯接受公平的和约呢？因此，他摆下这种空洞的姿态，以免丧失他业已获得的实际成功，也不把时间浪费于去围攻坎纽西安城墙中两千名罗马败坏，而在罗马人尚未及派遣防护部队之前，立即向卡普亚前进，而由于他的前进，诱使这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在长久的犹豫之后，加入了他的行列。或许他曾希望，在占领卡普亚以后，他可以攫取坎班尼亚人手中的某一港口，使他因大胜而争取到的祖国支持得以登陆。

当罗马人探知了汉尼拔的行踪，便也从阿普利亚拔营，仅留下一支单薄的分队，同时，召集伏尔特纳斯河右岸罗马军，共同行动。马卡斯·马西拉斯率领坎奈之战的残部整编而成的两个军团开往提南·西底辛南，在此处，由当时罗马城和奥斯西亚两地能够动用的部队加入阵营，一方面由仓促编成的主力部队在独裁者马卡斯·詹尼阿斯率领下随之在后，马西拉斯则向前进发，直至伏尔特纳斯河边的卡西林南，其目的是在可能的状况下挽救卡普亚。但他发现该城已在敌人掌握中，而另一方面，拿波里却因市民的勇敢抵抗而使腓尼基军受挫，罗马仍有时间在这个重要的港口中投下卫戍部队。另两个海岸小镇，孔迈与纽瑟利亚也未尝背弃罗马。在诺拉，人民与元老院派之间发生争执，一方要投向迦太基，另一方要坚守罗马阵营，双方相持不下。马西拉斯得到消息前者已占上风，便在卡拉西亚渡江，沿隋苏拉高地前进，以避免与敌人遭遇，及时赶至诺拉，挡住了城里城外的敌人，并在一场突击战中击败汉尼拔亲率的部队，使之受相当损失。这是汉尼拔的第一次败仗，其士气方面的重要性远超乎实质的胜负。不错，在坎班尼

亚，纽瑟利亚，艾瑟莱被攻克，卡西林南在顽强的围城战——一直延续到次年（539年）——之后，也被汉尼拔攻克了，这些城镇中坚持罗马立场的议员们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若想使人改变立场，恐怖却是很坏的手段。罗马人已经度过了他们初度的脆弱与危急时期，损失并不算很大。坎班尼亚的战争没有进展了。然后，冬季来临，汉尼拔在卡鲁亚扎营度冬，而该城的种种奢华对他3年来未曾进过居室的部队并未带来好处。次年（539年），战争面貌已变。身经百战的将军马卡斯·马西拉斯，去年战争中任独裁者之骑兵官而有优异表现的台比留·辛普罗尼阿斯·葛拉丘，还有老将昆塔斯·法比亚斯·马克西慕斯——马西拉斯为次执政官，另两位为执政官——各率一支罗马军企图包围卡普亚与汉尼拔。马西拉斯扎营于诺拉与隋苏拉，马克西慕斯在卡勒斯附近的伏尔特纳斯河边部署，葛拉丘则据守利特南附近的海岸，以掩护拿波里与孔迈。向孔迈三英里之外的汉迈进军，意图偷袭孔迈的坎班尼亚军，被葛拉丘大败。汉尼拔在孔迈城前出现，以便雪耻，但他本人也被缠住了，他于是要求对阵战，但遭拒绝，因而郁郁返回卡普亚。如此，罗马人在坎班尼亚不但守住了他们原有的地盘，而且收复了康普提利亚等小镇，于是汉尼拔的东边盟邦怨言迭起。一支罗马部队，在军官执政官马卡斯·瓦勒利阿斯的率领下，进驻鲁塞利亚，一方面意在与罗马舰队联合，以监视东岸与马其顿的动向，另一方面意在结合诺拉的部队，劫掠叛变的闪姆奈特人，鲁坎尼亚人和赫比尼亚人。为了突破这些压力，汉尼拔先攻他最活跃的敌人马卡斯·马西拉斯，但后者在诺拉的城墙保护下取得不算小的胜利，因此，腓尼基军在未能雪耻之下，不得不从坎班尼亚撤退，转赴阿尔庇，以便遏止阿普利亚的敌军成长。台比留·葛拉丘率军尾随，而在坎班尼亚的另外两支罗马军则准备次年春攻打卡普亚。

汉尼拔并没有因一连串的胜利而目眩。他越来越清楚，他不可能以他现有的力量达到目的。他历次的成功，主要是来自他的变幻莫测，几近浪漫的快速行

军，辗转不定。但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无效了，敌人比以前聪明了。而他业已据守的地盘必须固守，更进一步的攻击行动实已无力。攻不可行，守备维艰，一年比一年受威胁。他无法不看清一个事实，即以他现有的兵力和意大利联盟的一些，他那大任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征服拉丁各区与罗马，是办不到的。它的完成必须依赖迦太基的议会，依赖迦太基的司令部，依赖比拉与叙拉古的宫廷。如果非洲，西班牙，西西里与马其顿的兵源现在都积极用之于敌人，如果意大利能够变成东、西、南三方源源不断的军队与舰队的大仓库，则他便有望继续完成他的先锋行动所开创的辉煌成果。最自然、最容易的途径便是由本国供给他适当的支持。那几乎未受战争骚扰的迦太基，由于它那么一小批果决的爱国者的冒险行动已临近彻底胜利的边缘，理当觉醒，而给予全力支持。在洛克瑞或克罗顿，腓尼基的舰队要登陆多大的部队都可以，尤其是当叙拉古仍在迦太基人掌握中，而在布隆底西安的罗马舰队则受到马其顿的钳制的时候，这一点，可以由两件事来证明：一、约在这个时期，波米卡从迦太基带领四千非洲人在洛克瑞登陆，交给汉尼拔，未受阻挠；二、当一切几乎尽失，汉尼拔由此上船也未受干扰。然而，在坎奈之胜所带来的热潮过去之后，那一向就以国家利益为牺牲而只图打击其政治敌人的迦太基主和派，获得短视而怠惰的公民之忠心支持，乃拒绝汉尼拔的恳求，不肯做决定性的增援，他们既无知而又恶意的搪塞道，既然他是真正的胜利者，则就不需要援助。因此他们对罗马的拯救，实在比罗马元老院更大。这个从军营里长大的汉尼拔，对于文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完全是外行，他未能像他父亲找到哈斯德鲁巴一样找到一个人民领袖来支持他；为了拯救他的祖国，他只得向外国去求援了——而这种援助本是他的祖国足有余力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更为寄望的是西班牙爱国军的领袖，是他与叙拉古缔结的关系，是菲立浦的支持。一切的希望都依西班牙、叙拉古或马其顿所能派至意大利的军力而定了。而一方为了得以派兵，另一方为了阻止派兵，已在西

班牙、西西里与希腊进行战争了。所有这些战争都仅是手段，但史学家们却往往本末倒置，对它们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就罗马人的立场来说，这些战争本质上都是防御战，其目的是在控制庇里牛斯山的山道，将马其顿的军队拖在希腊，保卫麦萨纳，阻止意大利与西班牙的交通。当然，这些防御性的战争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是以攻击性的方式出现的；而由于情况有利于此等战争的扩充，后来终导致腓尼基人被迫退出西班牙，而汉尼拔与叙拉古和菲立浦的联盟则崩解。意大利战争本身却暂时变得不显目，变成堡垒之间的冲突战与劫掠战，对主旨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只要腓尼基人仍然维持攻击态势，意大利就一直是军事行动的中心目标；而双方的一切努力都旨在突破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孤立状态，或继续将他孤立。

在坎奈之战后，汉尼拔所预期的援助都能及时到达，则他几乎可以确定能够完成他的大任。然而，坎奈之战在迦太基所激起的人力与财力的援助，却用在西班牙了，因为艾布罗之战后，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的处境如此困危，非得驰援不可，但驰援并未改变那里的情势。西比奥兄弟在随后的一场战争中（539年），将战争的舞台从艾布罗移至瓜达奎瓦河。在安达露西亚，这迦太基领域的中心地带，罗马人于伊利特基和茵提比利打了两场漂亮的胜仗。在萨丁尼亚，迦太基人跟当地人取得联系，因之他们以为可以控制该岛，而这一点是甚具重要性的，可以成为西班牙与意大利的中间站。但在提塔斯·曼利阿斯·陶奎塔斯率领下派往萨丁尼亚的一支罗马军却把迦太基的登陆部队彻底摧毁，因之重新确定了罗马人在该岛无可争议的占有权（539年）。从坎奈派往西西里的罗马军团也坚守该岛的东北地盘，抗拒迦太基军与海罗尼慕斯有成；而在539年末，后者遭刺杀而死。即使在马其顿，联盟条款的批准也拖延下来。因为马其顿派往汉尼拔营的使者同时被罗马战船所劫。因此，罗马人所惧怕的东岸入侵，暂时得以延搁。而他们也获得了时间守住布隆底西安的重要基地——守卫者先是舰队，然后是陆军；

而这批陆军在葛拉丘到达之前，曾用来保护阿普利亚，甚至曾准备如果宣战，即用之于入侵马其顿。在意大利的战争固然这般陷于停顿状态，迦太基却任事不做，固执不肯派遣陆军或舰队至战场。然而罗马人却处处竭尽全力以进行防御战，而在这种防御战的态度下，凡汉尼拔的天才所未至之处，大部分均由罗马人获得优良战果。如此，由坎奈之战在迦太基激起的短命爱国热潮烟消云散了；在迦太基组成的可观兵力，由于派系的对立，或由于徒然意图调和议会中不同的意见而彻底被浪费掉，以致没有发生任何效用，仅有极少部分到达了最有用的场所。539年年底，罗马的政治家已可以感到危险的压力已过，现在惟一的目标就是在各方面坚持下去，以便英雄式的抵抗得以大功告成。

西西里的战争最先告终。在西西里岛激起战争并非汉尼拔的原始计划。但由于偶然，也由于海罗尼慕斯孩子式的虚荣莽撞，岛上竟然起了陆地战。无疑，由于这不在汉尼拔的预计之内，因此迦太基议会就特别热衷起来。在海罗尼慕斯于539年年底被刺殒命后，公民是否会坚持他所追求的政策似已不只可疑。如果任何城市有理由依附罗马，那便是叙拉古了。因为如果迦太基人战胜罗马，则少说也会把全岛的主权交在迦太基人之手，至于迦太基向叙拉古人所做的允诺，则没有人敢信其必守。由于这种考虑，也由于怖于罗马人的准备——罗马人尽一切努力要把该岛再度置于完全控制之下，占据意大利与非洲之间的桥梁。而为了540年之战，他们派遣了他们最优秀的将领——马卡斯·马西拉斯至西西里——叙拉古的市民显然有将功赎罪之意，想及时重返罗马联盟，以弥补前愆。但在该城的混乱状态中（海罗尼慕斯死后，许多市民意欲恢复古代的自由状态，而为数颇多的谋篡者则想攫取王位，外国佣兵的部队长们则成了当地的真正主人），汉尼拔精明的使者希波克拉底与艾庇西底到达，发现这是一个使和平计划受挫的时机。他们以自由之名挑动群众；他们发明了极其过火的谎言，来形容刚刚被罗马人重新征服的勒昂亭人所遭受的恐怖惩罚，以致连叙拉古的市民中比较明智的部分都

怀疑起现在重拾与罗马的关系是否已为时太迟；再者，佣兵中有不少罗马逃兵，大部分是舰队中的划桨手，这些人很容易相信，叙拉古公民与罗马议和，他们便必死无疑。因之，叙拉古的主要行政官都被处死了，和议破裂。罗马执政官别无选择，只有围城；但该城巧妙的防卫措施——尤其是在博学的数学家阿基米德任工程师指导之下，使罗马人围城八个月不下，只能将战策由围攻改为切断海陆交通。

这时，原先除舰队以外对叙拉古未做任何其它支持的迦太基，在得到消息谓叙拉古人打算增兵以抗罗马之后，派遣了一支强大陆军，由希米利率领至西西里，未受阻挠即于赫拉克利亚·米诺亚登陆，立即占领了重镇阿葛瑞根腾。大胆而能干的希波克拉底为了与希米科会师，率军从叙拉古而出，马西拉斯的处境因之立感危殆：因城中有卫戍部队，城外则有两支敌军。不过，有意大利新到达的一些支持部队之助，他维持住了西西里的阵脚，并继续封锁叙拉古。另一方面，该岛大部分小镇则都被迫投入迦太基军阵营，这并非由于兵力，而系由于惧怕罗马人在该岛所进行的残酷报复，尤其是对安纳市民所采取的手段——罗马在该城的卫戍部队怀疑市民计划叛变，因而迦太基军被大肆屠杀。542年，叙拉古城节庆，围城者从外城一处卫戍部队疏于防范的地方攀入，潜入“岛”与海边的本城（阿克拉丁纳）向内陆延伸的郊区。坐落于郊区西端以保护郊区和从叙拉古城内出来的主要道路的尤利阿劳斯堡垒因之被孤立，不久陷落。围城的情势转向于罗马有利的一面；汉米科与希波克拉底所率的两支军队赶来解救，试图与迦太基舰队的登陆部队、叙拉古城中的卫戍部队合攻罗马军营。但合攻的部队却各方面均遭挫败，两支援军只能扎营于城前的阿纳帕斯河边的沼泽低地，然而夏秋的郁热却令军队瘟疫蔓延。往日，这类疫病往往比市民的勇武抵抗更有功于拯救该城，戴奥尼西阿斯一世之际，两支迦太基军在围攻该城时，就在城墙之下毁于疫病。然而现在这疫病却转而成为该城的毁灭之因。马西拉斯驻于郊区的部队

死亡甚少，但热病却毁灭了腓尼基与叙拉古人的营地。希波克拉底死了，希米科与大部分非洲人也死了，残存者大部分为西西里本地人，散入了邻近的城镇。迦太基人仍想从海路解救该城；当罗马舰队向迦太基舰队司令波米卡叫战时，他却撤兵而去。现在，连在城中指挥作战的艾庇西底也认为无望了，弃城逃往阿葛利根几。叙拉古宁愿向罗马人投降，谈判开始。但罗马逃兵二度扭转局势：兵变再起，将重要的官员及有名望的市民屠杀，将政府与防卫之权由外国军队交予他们的部队长。现在，马西拉斯与部队长之一取得联系，后者将仍然自由的两个城区之一“岛”，交在马西拉斯手上；而市民于是亦自动将阿克拉丁纳的城门西西里岛的游击战为他打开（542年秋）。罗马公法中对于不忠的社团之对待条例本已令人不敢恭维，然而，即使依照这样的条例，也不该对一个显然被挟持的城市采取如此蛮横的报复，因为罗马人显然知道叙拉古人之抗拒他们并非出自自由。然而，马西拉斯仍然任其士卒对这个富庶的商业城大肆劫掠，在这种行为中将阿基米德与许多市民置之死地，因而使他的军人荣誉蒙耻。不但如此，事后当叙拉古人向罗马元老院控告这个名将时，元老院不但置若罔闻，而且既不发回个人财产，亦不恢复城市自由。叙拉古以及原先依附该城的城镇一律贬为罗马的纳贡社团——只有陶鲁尼安和尼腾获得麦萨纳往日所获得的特权，而里昂提尼的领土则成为罗马的领土，其原先的土地所有者则成为向罗马承租的人——自此以后，一个叙拉古人都不准住在“岛”上——也就是该城可以制御港口的地区。

如此，迦太基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西西里；但汉尼拔的天才甚至可以从远地发挥其影响。在阿葛利根腾，仍有一支迦太基军，但在汉诺与艾庇西底的统率下裹足不前。汉尼拔派穆亭前去，接掌了纽米底亚骑兵的指挥权，以他的飞奔骑兵在西西里各处煽起对罗马暴虐统治的怒火，燃起烧遍全岛，成果极丰。当迦太基军与罗马军在希默拉河相遇，穆亭竟然使马西拉斯受到相当挫折。然而，在汉尼拔与迦太基议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又具体地呈现出来。由议会指派的将军对汉尼拔

的军官又妒又羨，坚持要把战事交予次执政官执行，而不用穆亭与纽米底亚人插手。汉诺的这个愿望达成了，结果是惨败。穆亭却不肯就此受阻；他深入内陆，占领数个乡镇，而从迦太基渐渐前来加入的人员不在少数，由此他得以扩充其军事行动。他的成功是如此耀眼，以致那总司令再也无法忍受，褫夺他的轻骑兵指挥权——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法扼制穆亭——将指挥权交予自己的儿子。这为了腓尼基的主子们在岛上业已奋战了两年的纽米底亚人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带着拒绝服从小汉诺的骑兵跟罗马将军马卡斯·瓦勒利阿斯·赖文纳斯谈和，将阿葛利根腾交予他。汉诺乘船逃走，至迦太基向他的上司们投诉汉尼拔的军官无耻的叛国大罪。阿葛利根腾的腓尼基守军被罗马人处死，而市民则贬为奴隶（544年）。为了防止540年的偷袭再度发生，该城接受罗马移民；于是那古老而光辉的阿克拉伽斯变成了罗马的要塞阿葛利根腾。在西西里降服之后，罗马人开始致力于恢复该岛某种程度的和平与秩序。在内陆作祟的匪盗群被集体移至意大利，使他们得以从黎基阿姆的总部对汉尼拔的盟邦进行烧杀。政府则尽其全力恢复西西里彻底荒疏的农业。迦太基议会不止一次地说要派遣舰队去西西里，重起战火，然而也只是说说而已。

马其顿对战事的影响本可比叙拉古更有决定性。在当时，东方诸国既无援助亦无抗拒。菲立浦的自然联盟安提欧丘斯大帝，在537年于埃及拉飞亚大胜之后，那马马虎虎的菲罗帕托竟以“现状”为基础跟他订立和约，实在使他感到万幸。他一方面有拉吉代与之对立，生怕战火重燃；另一方面又顾及内陆的谋篡者之叛变，另有小亚细亚、巴克特利亚和东方各地方势力与之作对，因此他分身乏术，无法参与汉尼拔所计划的反罗马大联盟。埃及朝廷则断然站在罗马一边，并于544年重新结盟。但屠伦美·菲罗帕托除了供应谷物以外，是不可能给罗马其它支持的。因之，希腊与马其顿之间，除了它们本身的不合之外，并没有其它因素阻挠它们以决定性的步骤投入伟大的意大利之战；如果它们但能几年自

我克制，以对付共同敌人，就足以挽救希腊之名，这种看法在希腊相当流行。诺帕克塔斯的艾基劳斯曾预言道，他怕希腊人的内争即将成为过去；他热切敦促彼等将目光投向西方，不要让一个强大的国家把现在相争的各方共同置于奴隶状态——这话终使菲立浦跟艾托利亚人缔结了和约（537年），而艾托利亚联盟立即委派艾基劳斯为其统帅——由此可以看出此和约的用意。

在希腊，也像在迦太基一样，爱国的热情在沸腾了。一时看来，希腊民族对罗马的战争似乎有点燃的可能。但这样的战争必须由马其顿的菲立浦任将军；然而他却缺少热忱与对民族的信念，而要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这种热忱与信念却是必须的。他曾是希腊人的压迫者，现在，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自己变成为希腊人而战的勇士。与汉尼拔结盟的拖延，已经把希腊最初最好的爱国热情浇熄了。而当他跟罗马人交手之后，他那种作战的态度更是唤不起共鸣与信任。在坎奈之战（538年）的那一年，他开始了首次行动，意在攫取阿波罗尼亚城，却以近乎可笑的行径收场：他听说罗马舰队在开向亚德里亚海，这个风传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不加探究，就夹尾而逃。这件事发生于他尚未与罗马正式决裂之前；待决裂终无可免，他的盟友和自己的马其顿人则因战争的结果而遭受极大痛苦；尤其在卑鄙的阿萨曼尼王被普立浦收买以后，艾托利亚内陆置于马其顿入侵之下。许多艾托利亚人甚至也渐渐看穿了罗马联盟所派给他们的卑鄙角度；当艾托利亚人跟罗马人共谋，将希腊公民——如安提西拉、欧鲁斯、德米与艾金纳诸城的——集体卖为奴隶时，惊恐的嚎叫传遍了希腊全族。但艾托利亚人已不再自由了；如果他们自顾自的要跟普立浦缔和，会冒极大危险，而罗马，尤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战事好转之后，并无意于谈和，而战争的进行却完全落在艾托利亚人身上，罗马人只派少数几艘军舰，艾托利亚人因之遭受极大损失。最后，艾托利亚人终于决心听从各城市的调和，不顾罗马的努力，而于548—549年的冬季，与希腊诸国缔和。因此，艾托利亚把一个强权国变做它危险的敌人了。但罗马元老院正在

聚其全力以备决定性的非洲远征，认为此时不适于表示对盟友背信的愤怒。而在艾托利亚人撤出之后，若要罗马人独力与非立浦作战，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会相当艰巨。因之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也是缔和，而和平的条件则是罗马保有艾比拉斯沿海所有的地区，留给非立浦的只有阿亨坦人的无用之地。在当时的情况下，非立浦可能以为这已是万幸了；然而，再也无法掩饰的事实是，十年极端非人道的战争使希腊人所遭受的无以言状的痛苦，却变成了徒然的牺牲，谁都不知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汉尼拔所计划的、所有希腊人也为之一时结合的高贵联盟也粉碎得永无修复之可能了。

在西班牙，由于汉米卡和汉尼拔的精神具有重大的支持力，战争就更为激烈。而此处的战况之进展则将受当地自然条件与人民习性的影响。那住在艾布罗的美丽河谷的，肥沃的安达露西亚的，以及山脊纵横而森林茂密的高地的农夫与牧羊人，要召集起来举行“接见会”是容易的，但要带着他们去跟敌人作战，甚至只是让他们聚集不散，却甚为困难。城里的人，在城墙的保护下，抵抗入侵的敌人是极为顽强的，但要他们团结在一起，一致行动，却同样困难。罗马人或迦太基人，他们很少觉得有什么不同；至于这些闹事的外地人，究竟是在艾布罗河建立基地的，或在爪达奎瓦河建立基地的，是在西班牙半岛上占领的地方较大的，或占领的地方较小的，对他们来讲都无关紧要。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人特别明显的派别性在这次战争中竟不明显，惟一的例外是撒冈腾站在罗马一边，而阿斯塔帕站在迦太基一边。而由于罗马和迦太基所带来的兵源都不足，因此两边都在竭力争取当地人。当地人与两者的关系，极少有深厚的情感基础，而主要是由恐惧、金钱，或偶然因素造成。两边的军队像海边的沙子一样不稳定；昨日有沙丘之处的，今日痕迹全无。一般说来，罗马人较占优势，其原因有二：一是罗马人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于西班牙，表示要将当地人从腓尼基的暴政下解救出来；二是罗马选择的军事领袖得当，而由这些军事领袖所带来的可信核心部

队又比较强大。然而，由于传下来的史料十分混乱，又极不完备——尤其是时间方面——我们对这次战争难以做清楚的说明。

罗马在西班牙的两位副总督，奈阿斯·西比奥和普布利阿斯·西比奥——尤其是前者——是杰出的将领与行政官，任务执行得非常漂亮。不仅底里牛斯山的山道牢牢守住，而敌人的总司令及其司令部之间的联系亦被彻底打断；不仅依照西班牙的新迦太基为模式建立了西班牙的新罗马，而且在 539 年罗马军即已在安达露西亚打了胜仗。次年，他们在该地的远征成果更佳。罗马人几乎进军到海克力斯之柱，将保护网扩延到南部，最后，重建撒冈腾，在艾布罗到迦太基纳的战线之间，取得了一处重要据点，同时尽可能的偿还了欠负这个城邦的旧债。西比奥兄弟一方面几乎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另一方面在西非又培养起一个迦太基的危险敌人，就是强有力的西非王子西法克斯。此人所统治的地区相当于现代的俄兰与阿尔及尔，而于 541 年跟罗马人缔交。设若那时能供给他一支罗马军队，必将产生重大的成果。但当时意大利却连一个人也抽身不出，而西班牙军又太单薄，无法分遣。但即使仅就西法克斯本人的部队，在罗马军官的领导下，已在迦太基的利比亚属民间激起如此严重的叛火，以致西班牙与非洲的副总司令，哈斯德鲁巴·巴尔卡本人，率领其西班牙部队的精华赶至。关于这次的利比亚之战，我们所知极少。只知西法克斯的敌人，伽拉王（在现代的康斯坦丁省）倒向迦太基，而由他骁勇的儿子马欣尼撒击败西法克斯，迫使他缔和，而迦太基，则一如惯例，大肆进行残忍的报复。

非洲的战事对西班牙有重大影响。哈斯德鲁巴将部队开往西班牙（543 年），不久，相当强大的增援部队和马欣尼撒本人亦随之而来。在敌将离开西班牙的期间（541 年，542 年）西比奥兄弟继续劫掠迦太基区域，并争取支持者，此时则出乎意料的遭到极优势敌军攻击，必须撤至艾布罗河之后，或召募西班牙人入伍。他们选择了后者，雇佣两万塞尔特伊比利亚人，而为了分头应付敌人的三支

军队——哈斯德鲁巴·巴尔卡的、吉斯哥之子哈斯德鲁巴的和马果的——他们也将部队分为三支，甚至罗马军也为之分散。如此，他们为自己铺下了毁灭之路。奈阿斯率军——三分之一为罗马军，为包括全部西班牙人部队——与哈斯德鲁巴·巴尔卡的部队对阵扎营，而后者则未经多大困难，即用金钱疏通罗马军中的西班牙人，使彼等不战而退——而这件事，在他们的自由佣兵观念中甚至算不得不忠，因为他们并没有投入对方的军旗下。罗马将军除了匆促撤退外别无他法，但敌军却紧迫在后。同时，在普布利阿斯指挥下的罗马军则遭马果与基斯哥之子哈斯德鲁巴两军猛攻，而马欣尼撒的骑兵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罗马军营几乎被围。如果已经在路上的西班牙辅助部队赶到，则罗马军将遭完全封锁。于是，这位次执政官做下大胆决定，率其精英迎击路上的西班牙军，但战事失利。不错，开始时罗马人占先，但随后赶至的纽米底亚骑兵却不但打断了他们的战果，而且阻挡了退路，及至迦太基步兵赶至，普布利阿斯阵亡，全军随之覆没。在普布利阿斯阵亡后，那艰困缓退的奈阿斯发现自己突然三面受攻，而一切退路均遭纽米底亚骑兵切断。被封锁于一座荒山之上，扎营无处，全军悉数被歼或被俘。至于将军本人，则未有任何确定消息传递下来。奈阿斯系的优秀军官盖阿斯·马西阿斯率领的一小支分遣队安全到达了艾布罗河彼岸；而副将提塔斯·芬特阿斯也带着乎布利阿斯营中的留守部队安全抵达；甚至散布在西班牙南方各地的罗马守卫部队也得以逃至此处。现在，在艾布罗河以南的西班牙，已全由腓尼基人统辖；当时看来，渡过该河，越过庇里牛斯山，恢复与意大利的腓尼基军的联系已为期不远。但罗马军的紧急态势却促使他们提出正确的将军人选。士兵们越过了比较年长而又并非无能的一些军官，召请盖阿斯，马西阿斯为军事领袖；而由于他精明的处理，也或许由于迦太基三个将军之间互相的嫉妒，竟使迦太基如此重要的战果失于肘腋。迦太基军凡已渡过艾布罗河的均被驱回，艾布罗河阵线得以守住，直至罗马得以派遣新军与新将领。所幸意大利的战事——在卡普亚刚刚陷落